

■高眉低看

秋日札记

米肖

一

汪曾祺老先生言：等鸡头米老了，夏天就过去了。上周，出差外地。宴席上正有一道清蒸鸡头米。饭罢，见剩在那里可惜，我与前辈一人抓一把，以餐巾纸包了，一路走一路嗑，嗑至房间尚有小半捧。

回庐，天真的凉下来，仿佛迎来一次新生。夜来散步，天上灰云滚滚，欲雨未雨。草丛中无数油蛉车马喧喧地鸣叫，衬得秋夜尤为静谧。

一到了秋天，似乎万物都有了归处。

心里一下落了定，做什么事都从从容容的，不怕晚，亦不赶早。

上午花在厨房的时间，大面积缩减。坐沙发上，拽过老花镜，重新打开一本书。

一人午餐，吃得简单。倒用心做了一道蔬菜汤。一根胡萝卜，一块老南瓜，分别切薄片，稍微淋一点菜籽油，同姜丝一道煸香，倒入煨罐中，小火慢炖。再撕一大碗莲花白，薄油炆炒，去除菜腥气，盛起备用。切两只铁皮西红柿丢入汤中，取其酸，亦可挤点柠檬汁。小火咕嘟二十分钟，汤汁红红黄黄，绚烂养眼。视觉上澄澈惊艳，想必滋味不差？临起锅前，投入莲花白，大火猛攻。顺时针搅拌搅拌，让南瓜糊化。适量盐调味即可。

汤汁酸甜适度，用来泡饭，一绝。冰箱里存有的鸭子烧板栗，懒得再热。午餐，就着半罐蔬菜汤，吃下大半碗米饭，偶尔挑一二藕片哒哒嘴而已。且蒸了几只紫薯，预备饿时充饥。



第一次做鲜蔬汤。以后还可改良，放白萝卜、山药、西芹、洋葱等。以及西餐南瓜汤，改日一试，并非不可以。再添一味新鲜百合，肯定可口。

多年前，应邀前往艾青先生故乡。到得迟了，饭点已过。酒店自助餐厅陈列出的所有海鲜、蔬菜，均凉透。一年四季，一向虚寒的胃无法消受凉菜，吃下去非常不舒服。逡巡一周，唯有一锅蔬菜汤尚温。舀一碗，一饮而尽，颇为可口。汤中食材皆为大路货，无非莲花白、西红柿等。今天，凭记忆复刻成功。胡萝卜、莲花白、西红柿的甜，全部释放至汤中，对于一个无汤不欢的人，真是天堂级别享受了。

一个血脂、尿酸超标的人，基本上挥别挚爱的肉汤、蘑菇汤了。也是一憾。可是，我不还是创造出了美味的蔬菜汤吗？生命枯萎的过程，也是不断学会克制的过程。人类最不朽的本领，便是创造，且自得其乐。

命运不让人继续饕餮肉汤，那么，蔬菜汤一样美味啊。命运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

说到底，人，就是要活得兴兴头头的。以后，还会往蔬菜汤中加鸡蛋、余瘦肉片。如此，蛋白质、维生素都有了。

二

前后花去无数夜晚，断断续续读完《富士日记》《日日杂记》。

原来，武田百合子在小姑娘的时代，做过销售，最后因热爱饮酒，干脆去了咖啡馆做招待员。在这里结识了而立之年的穷作家武田泰淳，并嫁给他。从此做了家庭主妇，养了一个闺女武田花。

二十世纪60年代，作家为了避开喧嚣的东京生活，在富士山脚下的山梨县租了一块地，盖起房子，故意连电话也不装。气候宜人时节，夫妇二人便来山居，特意给女儿上了寄宿学校。

是作家丈夫鼓励着她，山居生活时，可以试着写写日记的。当初，决定一家三口都写，结果呢，作家本人只写了十余篇。

十余年的山居生活，百合子一边操持家务，一边记录。原本不曾打算公开的，是武田泰淳突然罹患癌症去世后，百合子花了一年时间重新整理出来，连载时引起极大反响，然后顺利出版。从此，开始了她的“作家生涯”。

百合子的文笔太好了。除了“浑然天成”，我也找不到别的词去赞美她。如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透着小鸡雏初来人世的天真稚拙，没有丝毫修饰。不是浑然，又是什么呢？

《日日杂记》，是她的最后一本书了。

实则，这两本日记，根本就是一次次死亡练习。

大自然激活了百合子的生命力。山中居住，终年操持家务，且兴致勃勃的，甘心为丈夫当录字员、抄写员、电话员。空闲时，记几笔沿途风景、生活琐屑。一日三餐，不厌其烦做出无数美味滋养丈夫。甚至早餐，也不含糊，一样有饭有汤有菜的隆重。令人叹为观止。

炸鱼糕、炖青花鱼、炖牛肉、盐烤黄鸡鱼、海胆、银鱼、梭鱼干、油浸熏制鲑鱼、鲷鱼、柴鱼花、蟹肉炒蛋……二十世纪60年代，百合子整日烹饪这些优质蛋白，她家伙食可太好了。

酷暑每晚喝粥的我，夜读《富士日记》——这些美味的高蛋白，精灵一样在眼前飞来飞去的，我总是饿。

彼时，她丈夫版税一定很高吧。

百合子的语言了得：连绵的树芽掩住山、溪和丘陵，蒙蒙的，像出了一层汗。比喻超绝。

一个家庭主妇，整日烧饭、奔波，伺

候当作家的丈夫，有空记点日记而已。

她写：夜里，满天星斗。极简主义，真好。

她还写：院子里的梅花盛开。开透了，有种整个屁股露出来的感觉。这样的通感，太厉害了。她家的是红梅。梅开半酣最美。白梅、绿梅例外。红梅整个打开，露出长蕊，花瓣红色渐褪，确乎不足观。

真要拜拜她，这神来之笔。

三

丈夫武田泰淳去世后，她应邀将十余年的日记整理结集发表，一举成名。到了《日日杂记》，前半部分，日子忽地暗淡下来，不曾记过一笔美味，可知她与女儿吃得潦草。居在东京，看看电影、相扑比赛，偶尔旅行，激不起我一点儿兴趣，快要到弃书程度。哪知书末三分之一处，她又回山中小屋短居。纵然不复当年的勃发，只克制着记录友人、后辈亡讯，以及小猫阿球的死。

《富士日记》中，百合子无数次写到夕照、樱花……这短暂即逝的美，连同小人类的生命，甚至活不过一株赤松。

我们活着，感受美，感受生命之须臾宇宙之辽阔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倍感珍惜的？

如同《夏洛的网》，孩子们感受到的是蜘蛛、猪两个不同物种间的深情，而我们做大人的，感受到的却是死亡这一课题。

百合子一次次写到友人们的亡讯，下笔克制，并非成名之后的对于语言的熟极而流，而是深刻的节俭。

她写：所谓活着，就是听到别人的死讯。叫你分明听闻自己平静的心跳，并非对于生命的不舍，而是安然接受。

花甲之年的她，一个人从山中辗转去参加深泽（《栖山节考》作者）的葬礼。自己丈夫去世时，深泽也来了。算是还礼吧。

小老太好要强，一个人独自去，独自回。回家寥寥记下几句，倒让我反反复复读几遍。这就是老年的笔触，仿佛抽身事外，一味冷冷白描。她一个人走了很长的山路，找到逝者的家，夹在一堆陌生人中行礼，再默默回来。没有一句感念，大冷有冰的残酷跃然纸上，可是，读出来的，却又是何等深情。

合上书页，不经意窥见扉页上赫然一行小字：致逝去的人们。

真是惊到了。原来，她书写的内核，当真是死亡练习。

他们的女儿武田花，也写了极短的几行字。说是父母相继去世后的某一日，她重回富士小屋，发现成了蝙蝠的天下。她没有赶走这些生灵，回了东京。后来，又去，蝙蝠不再。也是不舍吧，一直拖延着没有将父母的小屋善后。最后，不得已，可能因为租期的关系，终究处理了。

山还是那座山，仿佛不曾有人居过。

唯有星空、自然，是恒久不灭的。人世，一直流变着。但，《富士日记》，与星空一样永恒。



拒绝遗忘

程婵

柳条湖的炮响，
怒吼着历史的悲怆
卢沟桥的浊浪，
将暗夜刻进心脏
三十万冤魂呐喊，
国恨家仇怎敢遗忘？

青纱帐高挺的脊梁，
烽烟里顽强生长
滔滔黄河奔涌，
血染的家书字字铿锵
万千臂膀挽作城墙，
不屈的战旗意志如钢！

平型关号角昂扬，
百团军齐把剑亮，
湘西战倭贼破防
万千姓氏浴血战场，
焦土地上传递星光，
我炎黄儿女寸土不让！

八十道年轮沧桑，
看如今，
高粱大豆已遍野红黄
歼机航母振翅翱翔。
把复兴融进阳光，
照亮石碑上年轻的脸庞
把和平铸进青铜，
奏响赞歌绵延至辽阔边疆。

本版配图 / 溥儒